

回忆里的温暖

金林鲤

一层塑料袋,一层手帕,一层纸片层层包裹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些画面斑驳、有些泛黄的老照片。那是父亲当兵时拍的,大部分是抗美援朝时期的工作及生活照。照片里的父亲,眼神坚定而充满朝气。看着这些破损的老照片,我的记忆瞬间回到童年。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把照片装入镜框,高高挂在小孩够不到的墙壁上。后来,时兴把照片摆在桌子上的玻璃台板上。有一次,我和哥哥不小心把茶水洒在玻璃台板上,等我们手忙脚乱地抢救时,水还是流入玻璃台板,把一些照片弄湿了。父亲下班后,看到桌上的照片,心疼不已。平日里从不数落人的父亲,那次狠狠地教训了我俩,母亲回家后,也被父亲责骂。之后,父亲就把这些照片珍藏起来,直到这天我才再次见到它们。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父亲对那段岁月的珍视与不舍。

父亲出生于唐先镇金坑下位村金坑自然村。父亲从小就勤劳能干,家里兄弟姐妹五个,上山砍柴、放牛、背毛竹等,啥活都干,练就了一身生存本领。每逢集市,他们半夜起床,翻山越岭摸黑赶路,把山里货挑到永康、义乌、东阳等地的集市上去卖,顺便买些油米酱盐回来。在那艰苦的岁月,父亲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父亲回忆说,那时家里穷,兄弟姐妹五个,读不起书。他为了上学读书,起早摸黑上山砍柴挑去集市卖,偷偷积攒学费。当时,读初中要到离家几十里的日新中学(现古山中学)。每天

天不亮,他就背着干粮出发,徒步去学校,晚上又摸黑回家。1955年冬,祖父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新兵团来永康招兵,赶紧让他报名当兵。1956年1月应征入伍,他先在新兵团锻炼了一段时间,就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汽车拖拉机修理学校,在学校学习一年。1957年4月,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后驻防,随部队前往朝鲜平川。在部队,父亲是一名汽车维修兵,主要修理运输车等。他不怕苦、不怕累,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钻研技术,成了部队里的技术骨干。1958年4月从朝鲜回国后,他先去江苏的徐州,部队就驻扎在一个矿区里,后到山东的滕县、邹县。1959年3月退伍回永康。回乡后,父亲依然保持军人作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那天,父亲絮絮叨叨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时而兴奋,时而矛盾,时而开心,时而严肃,时而重复。这些老物件都是父亲的宝贝,一件件记录着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有他的童年趣事,在山间田野里奔跑嬉戏,与兄弟姐妹们为了生活而奔波;有部队里的成长和历练,从一名懵懂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还有我未曾见面的爷爷的革命故事,那一段段逝去的岁月,在父亲的讲述中变得鲜活起来,也感受到了父亲对爷爷的敬仰与怀念。

如今,我虽无法再与父亲相见,但我知道,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活在那一段段温暖的回忆里。

父亲的砚台

朱礼卓

父亲的砚台是爷爷送给他的
那时父亲六岁

砚台是正方形的
爷爷说,用它写方方正正的字
做方方正正的人
父亲似懂非懂,点点头

从此父亲用心地磨
从早晨到黄昏
从春天到冬天
从儿童到青年
磨出最澄澈的夜,最坚忍的光

如今砚台八十岁了
父亲依然磨它
磨晚霞的灿烂
夕阳下动听的歌声
磨秋声可闻的安然
雪舞之后的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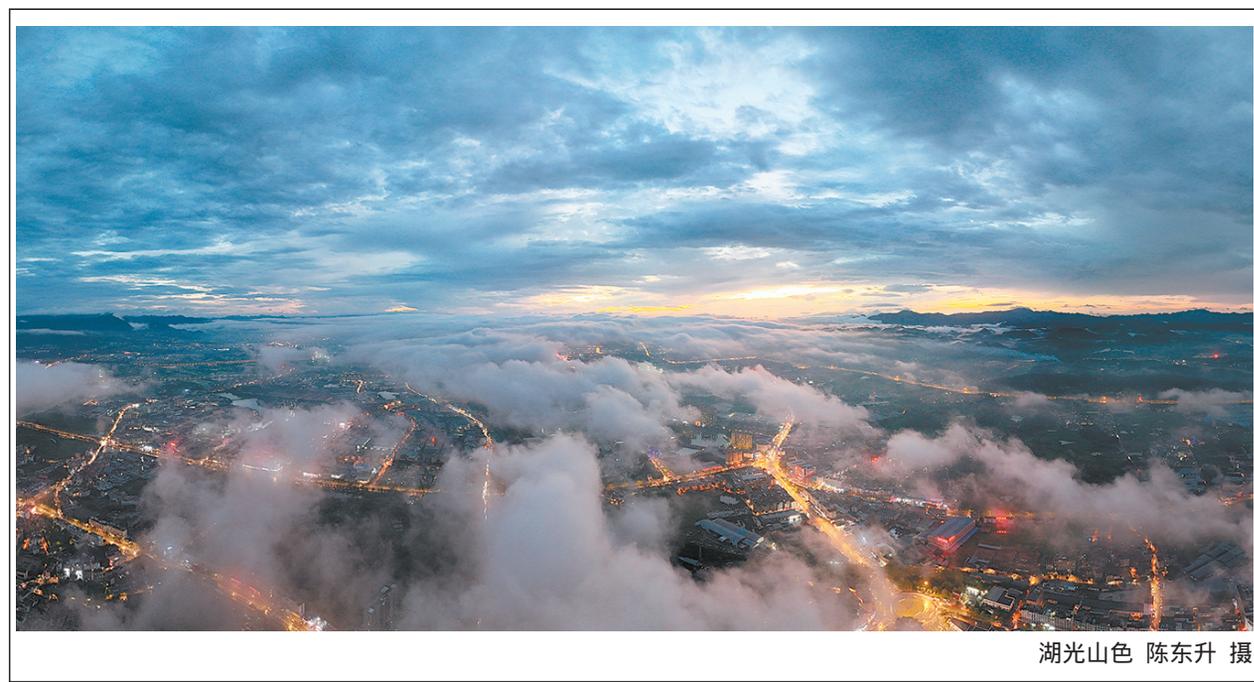
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徐辉

老房子的墙在烈日下晒得发白
妈妈弯着腰在田里忙
弟弟忙着抓鱼摸虾晒得乌黑不着家
绿皮火车慢吞吞开过家门前
牛羊把草茎嚼得簌簌响
芦花鸡追着小鸭满场跑
猫上了树,小狗还在树下吠
蝉鸣蛙鼓蚂蚁在搬家
空气里是泥土的芬芳
混着青草的腥香
货郎担的拨浪鼓摇得心痒痒
爆米花“嘭”地炸响在耳朵旁
我们去逮知了,淘墙洞里蜜蜂
去田埂拔毛针,摘蚕豆上的小耳朵
弟弟爬上树摘桑葚,又掉进了粪坑

今晚有露天电影
村民们奔走相告
晒谷场上热闹得像过年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拿着长凳早早占了位
心里早乐开了花
我在瓜棚里看着《收获》《萌芽》
夕阳漫过炊烟
猛一抬头,爸爸从铁路上下来步履匆匆
暮色中的身影越来越远
爸爸回来了
妈妈擦着手从田埂直起腰
弟弟的裤脚沾着泥,晃进了家
我们还是一家四口
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

原来只是梦
梦醒潸然泪下
铁路尽头是空空荡荡
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想起爸爸举高高时,我在空中朗朗的笑
想起爸爸教我写自己的名字时,我那歪歪扭扭的字
想起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我张开手臂做飞的动作
想起爸爸的大手抚过额头,留下的暖和茧
父爱是灵魂深处的记忆
我在心里呼唤:
爸爸,爸爸,爸爸



湖光山色 陈东升 摄

成为另一个人

郑凌红

一个人要经过多久才能成为另一个人。这些年,我开始努力理解父亲。他当过兵,和爷爷一样。在村里,大众的眼里和嘴里,父亲和大伯是他们父母亲疼爱下的“好命人”,似乎大半辈子没吃过多少苦,没有生活的波澜,都在父母的庇护下。父亲种过树苗,当兵退伍后在本地的木材检查站工作过,后来,补交了一些钱,然后享受了退休金。

我知道,父亲是两种境界之间游离的人。有时候,太自信;有时候,又太自卑。这点,我想我是像他的。渐渐理解了父亲。尤其是随着自己当父亲的年数越来越多,看到了父亲不论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的变化。身体上的变化是,头发越来越少,白头

发越来越多,曾经伟岸的背也慢慢弯了下来,眼神也不再犀利,有时候甚至不敢直视于我。他睡的时间也变得很早,大概是因为寂寞吧,因为能聊得来的人越来越少,邻居也睡得早,串门也变得和很多年前不一样。

看了很长时间的手机实时画面后,我知道摄像头的那一端,父亲是寂寞的,也是有心事的。他不像母亲那样,晚上容易入睡。他也不像大伯那样,喜欢聊天,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心情和评论感慨的人和事。他也不会

有事没事打我电话,尽管我在摄像头里时常看到他,会看一看手机。那里,肯定有希望我打过去的期待。只是,我的这种看似简单的拨打和寥寥数语,也变得像陈年的头发一样稀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